



大閘蟹上市 (資料圖片)

西風起，蟹腳癢。秋分一過，老饕們食指大動，又垂涎大閘蟹了。《紅樓夢》為賞蟹、吃蟹專門一章，描摹痴男怨女的閒情逸興。包天笑《滄海樓》在《衣食住行的百年變遷》後附列《大閘蟹史考》一文，說「開」字的由來是因捕蟹者在河灣內設網，上面點燈，誘蟹入殼，因此得名。他考證，「大閘蟹」和「開蟹」不同，前者特指超大的淡水蟹，最好的「對蟹」，一對螃蟹就重一斤（十六兩）；雄的九兩，雌的七兩。

幾年前紐約哈德遜河驚現「大閘蟹」入侵，破壞水生生態平衡，被老美捉拿歸案，用壓路機碾滾碾屍，讓眾老中扼腕不已。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曾有詩曰：「若非陽澄湖蟹，人生何必往蘇州。」生為蘇人，我對這樣吃蟹卻一直不以為然。小時候當然吃過大閘蟹。每年秋季，父母總要給遠在美國的我寫信，報告一共吃了多少次大閘蟹。今年我在家過中秋，他們又一再念叨要買幾隻大閘蟹給我嘗嘗。

我對螃蟹「偏見」，可能因為小時不善此道，胡嚼亂嚼「牛吃蟹」。但更多的，是始終對蟹「莫名其妙」，雖也覺得能飽口、好吃，但並不理解它何以讓古今之文人如此神魂顛倒，今之時人如此趨之若鶩。

蟹言蟹語

馮進



例如，李漁聲稱，每歲秋至，必定預先存款用以買蟹，稱為「買命錢」。他又說，「予於飲食之美，無一物不能言之，且無一物不窮其想像，竭其幽渺而言之。獨於蟹蟹一物，心能嗜之，口能甘之，無論終身一日，終不能忘之。至其可嗜可甘與不可忘之故，則絕口不能形容之。此一事一物也者，在我則為飲食中之痴情，在彼則為天地間之怪物矣。」他老人家除了說蟹味妙不可言，讓牠情有獨鍾，更是高呼「蟹乎！蟹乎！汝與吾之一生，殆相始終者乎！」簡直要山盟海誓，生死相隨。美食達人唐魯孫回憶少年時在昆山吃陽澄湖大閘蟹，一隻隻精壯肥碩，不但殼肉細嫩，就是蟹肉也是鮮中帶甜，甜絲絲的鮮味，至於膏黃的肥潤醇厚更不在話下」，末了還要一詠三嘆，感慨身居台灣，如此雋味再難品嘗。

故老相傳，辨別螃蟹是否正宗，要將活蟹放到光滑澄亮的漆盤中，看它是否能順利爬過不滑，普通螃蟹不同。清朝大閘蟹腿特別強壯，且腿多毛，和普通螃蟹不同。清湖大閘蟹時期蘇州人家嫁女兒，必不可少的嫁妝之一是蟹八件，包括小方桌、腰圓盤、長柄叉、圓頭剪、錫子、鈎子、小匙，分別有鑿、敲、劈、叉、剪、夾、剔、盛等多種功能。蟹八件一般銅鑄，講究的用銀打造。大約是為到婆家吃蟹時分門別類，一件一件一樁樁，講求的是慢條斯理，氣定神閒，毫不露怯。可見，當初吃蟹是表現知識、教養，彰顯身份的手段。

今人在網上用打折券買蟹（紙蟹），把大閘蟹當作期貨來炒，就不免有一投機倒把的嫌疑了。網上優惠有低於四折，每斤只要一百元的。專家說，陽澄湖剛出水的毛蟹就要二百多元一斤，還不算測試、包裝等的費用，網絡價格根本靠譜。陽澄湖螃蟹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才開捕，之前的當然不正宗。不過，目前已有蘇北地區的蟹蟹來蘇州考察市場，說揚州寶應湖的蟹蟹也相當不錯。專家又點評說，只要氣候合適，飼養精心，餌料好，蟹蟹的具體產地無關緊要。那麼陽澄湖蟹蟹如此炒作，更無意義了。

吃蟹的意義多半不在品味蟹蟹，而是加入各種物質、精神、有形、無形的世俗考慮。我沒啥生活情趣，讓我為蟹蟹付出金錢、時間的代價總覺得不合算。當然，「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達有涯之生」，但我寧願用別的方式浪費生命。那麼今秋食蟹否？吃。不過是陪父母應個景，體味下團圓親情，算不上風雅士或美食家的作為。

胡雪巖破產的真正原因

真如

胡雪巖破產於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初，原因幾乎向來眾口一詞，即胡雪巖敗於與洋人競爭的蠶絲貿易戰。晚清陳代卿所著《慎節齋文存》說：胡雪巖「每歲將出絲各路於未織時全定，洋人非與胡雪巖買不得一絲，恨甚。乃相約一年不買絲，胡積絲如山無售處，折耗至六百餘萬金。」

然而，據史料——一封來自滬洋人白爾辣寫給李鴻章的長信透露，此人多次去江浙等蠶蠶區考察，發現導致中國蠶絲產業滑坡的根本原因，既不是洋人不買，更不是中國人不養，而是蠶蠶區開始蔓延的蠶瘟病。

可見，《慎節齋文存》有關洋人「相約一年不買絲」等說法，並不完全靠譜。洋人不僅年年在上海買絲，而且還抱怨能買到的絲越來越少，所以，也就有了這封洋人寫給李鴻章的長信，希望中國整頓蠶桑業事務，發展蠶桑業。

那麼胡雪巖在上海大量囤積居奇生絲，究竟有沒有與洋人交惡，導致各洋行的洋人「恨甚」呢？有關研究者查閱了晚清報刊等史料，並沒有發現這方面的直接資料，但也獲得一些間接的材料。據當時的《申報》報道，一八八三年十一月，上海阜康書記錢莊面臨資金鏈斷裂險情之時，胡雪巖將自己所囤積的一萬五千包生絲分別賣給怡和洋行（二千包）、天祥洋行（一萬三千包）。如果胡真的與洋行的洋人交惡，在這樣的節骨眼上，這些洋行的洋人會及時出手相助嗎？顯然是不可能的。

關於胡雪巖賣出的一萬五千包生絲，究竟虧了多少錢？洋人白爾辣寫給李鴻章的信中，已披露當時生絲的價格：「每包生絲通扯價(平均價)為三百二十兩白銀」，那麼一萬五千包生絲總價值為四百八十萬兩白銀。既然總價值只有四百八十萬，又怎麼會虧損六百萬兩，八百萬兩呢？因此研究者認為：胡雪巖囤積生絲虧損一百五十萬兩白銀的說法比較接近事實。然而，一代巨紳胡雪巖僅僅因為虧損一百五十萬兩白銀，就走上了破敗之路？這樣的說法難以令人置信。那麼，當時究竟還發生了什麼呢？

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九日的《申報》報道說：去年（一八八二年）冬天「本埠各大行棧倒閉紛紛，約計所耗之數，有數百萬之多。而市面情形大為減色。」進入一八八三年，市面更蕭條，倒閉的商舖更多，並牽連到放貸的錢莊。長袖善舞的胡雪巖也陷入黔驢技窮的困境。那麼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銀根緊缺、商舖倒閉的呢？

原來，當時中國興起一股造鐵路、開煤礦、興輪船之熱潮，相關的股份公紛紛建立。大量資金從錢莊、商號流向股市。更要命的是：許多人都把買賣股票當作了賺錢的正當生意，所以向錢莊貸款用於炒股的現象也很普遍。

惡果隨之而來。《申報》說：一八八二年開始，「買賣股份之旺，幾乎舉國若狂，不及一年，而情弊顯露，股票萬千直如廢紙。從錢莊、商號流出大量資金就在股市中蒸發。壞帳、呆帳由此而大量出現，經濟形勢就此惡化。」

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，胡雪巖將一筆數額不小的資金用在了囤積物資（生絲）上，應該說還算明智之舉。畢竟在面臨資金困難時，生絲還能夠及時變成現銀。但是胡雪巖錢莊的資金遠不止這囤積生絲的四百八十萬兩白銀，更多的資金當時應該都放貸在外。當猛烈的金融風暴降臨後，這些放貸在外的大量資金往往就成了無法收回的壞帳、呆帳。一旦遭遇擠兌風起，自然就難以招架。這是胡雪巖破產的真正原因。

日前，借參加「二〇一二東江湖國際水上瑜伽旅遊文化周」之機，領略了湖南資興東江湖的美景美食。其東江魚更是名不虛傳。

東江，是湘江源頭之一，江水清澈，總面積一百六十平方公里，有「湘南洞庭」、「東方瑞士」的美稱。被譽為「人間天上一湖水，萬千景象在其中」。這裡是湘、粵、贛黃金旅遊線上一顆璀璨的明珠，一處在國內外聞名遐邇的攝影創作基地。其水清澈明淨，九十六項指標全部達到了國家一級飲用水標準，可以直接飲用。而東江湖的食用魚類更是當地的重要名片，資興市成為湖南省南部唯一的一個漁業重點縣市。養殖品種目前達到二十多個，其優良品質贏得了良好的口碑，十三個水產品通過了無公害水產品認證，八個水產品通過了綠色食品認證和有機轉換產品認證。

「東江魚」的歷史由來已久

秦朝末年，楚漢相爭，衡山王吳芮歸漢，擁戴劉邦，成為西漢開國元勳。劉邦封吳芮為長沙王，以臨湘縣（今長沙城）為國都。後吳芮病歿，由其子吳臣嗣位。相傳吳臣曾巡遊到郴州資興，泛舟於東江之上，船夫烹東江湖之魚，講究一點，去賓館酒店吃全魚宴是身份的象徵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搞了不到一年，日本政府出於全力支持精衛運動本部的需要，解散了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。袁殊在黨組織的授意下，利用吳井和彭在祖昭的關係轉而加入了汪偽政權，先後出任汪偽國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蘇南清鄉區黨政工作團團長、黨務辦事處主任、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、江蘇省教育廳長、教育學院院長等職，成為名噪一時的「大漢奸」。

這一時期，他擔任高層汪偽政權帶來了更大方便。在汪偽高層汪偽政權提供了日偽的方針大計、偽江蘇省政府人事更迭、蘇南日軍兵部署、「清鄉」行動計劃等重要情報。一次，在得知敵人要對粟裕部隊進行「圍剿」後，他迅即發出情報，粟裕部隊用門板搭在桌椅檯上，連夜跳出離色情報，避開了重大損失。同時，袁殊還利用職務之便營救被俘新四軍、釋放被關押的地方黨幹部三十餘人。

在任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期間，按照潘漢年指示，袁殊在鎮江口岸建立了由江南通往蘇北的中共地下交通線，暗中保護潘漢年等重要幹部和民主人士到達蘇北解放區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香港淪陷後，在港從事抗日文化活動的許多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處境十分危險，中共中央要求將這些愛國人士轉移到香港。袁殊根據潘漢年的指示也參與了這一救援行動。他利用日特方面的關係，派出專人專車公開發香港接出包括陶鑄、蔡楚生、張唯一等在內的共產黨人、進步人士及其家屬，並用大筆錢款為其分作安頓，解決了不少去抗戰後方人士的路費和安頓問題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因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，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抓起來關了一年多，潘漢年特別指示袁殊營救：袁殊找到李士群，「勸說」李開同意了沒有用，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響，不合算，不如放了，鄒韜奮、范長江到上海就醫或工作時，袁殊也暗中加以保護，使其不受迫害。

日本戰敗前夕，袁殊密切觀察日偽動向，提供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，南京、重慶相互爭鬥，日軍即將撤出貴州等情報，並着手清理「岩井公館」所屬的財產，將兩大批皮箱的金條、美鈔、英鎊以及大批房契、地契、銀行單據等（價值幾億元人民幣）轉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袁殊脫掉國民黨中將軍服回到解放區，結束了在敵營十六年的潛伏生涯。

周旋日偽高層獲取重要情報

在上海開「投敵」後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袁殊在潘漢年的策劃下，在「岩井公館」，成立了公開親日機構「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」，袁殊任總幹事，岩井任顧問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、支配的漢奸組織，實際是中共一個新的情報據點，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的二十萬日元軍票中，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。機構的骨幹也都是袁殊安排的中共情報人員，如協助他總攬人事、財務大權的翁從夫，負責同時出版編譯工作的陳逸士、魯鳳、秘書等人員均是中共黨員。同時，袁殊手中還掌握了一部公開電台，由中共情報人員劉人壽具體負責，表面是奉岩井之命抄收重慶中央社與延安新華社的電訊稿，實際是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報並發往延安的重要渠道。而這一切秘密情報據點在袁殊的巧妙周旋下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，其間從未發生任何意外，也沒有任何人暴露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熱熱鬧鬧搞起來後，袁殊立即成為了日偽政府上層的座上賓，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、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彭昭賢、汪偽江蘇省省長高冠吾交往甚密。在你來我往、觥籌交錯中，袁殊旁敲側擊，獲得了大量敵偽情報，均及時上報了潘漢年。如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圖圍剿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黑活動、日本外務省決定回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、少壯派白鳥敏夫等同蘇聯駐日外交人員接換等消息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爭爆發，日軍南下還是北上成為中蘇兩黨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。袁殊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有關美日談判的進展情況、日軍抽調兵力開赴安南、東條英機上談決定南進等動向，及時向潘漢年報告了「日本不會放棄南進」的重要情報，中共中央又將情報告知了蘇聯統帥部。一直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，在有了確定了日軍南進的情報後，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，擊退德軍，扭轉了二戰局勢；為此，蘇聯紅軍特意發電向中共表示感謝。

潘伏敵偽直至抗戰勝利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搞了不到一年，日本政府出於全力支持精衛運動本部的需要，解散了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。袁殊在黨組織的授意下，利用吳井和彭在祖昭的關係轉而加入了汪偽政權，先後出任汪偽國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蘇南清鄉區黨政工作團團長、黨務辦事處主任、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、江蘇省教育廳長、教育學院院長等職，成為名噪一時的「大漢奸」。

這一時期，他擔任高層汪偽政權帶來了更大方便。在汪偽高層汪偽政權提供了日偽的方針大計、偽江蘇省政府人事更迭、蘇南日軍兵部署、「清鄉」行動計劃等重要情報。一次，在得知敵人要對粟裕部隊進行「圍剿」後，他迅即發出情報，粟裕部隊用門板搭在桌椅檯上，連夜跳出離色情報，避開了重大損失。同時，袁殊還利用職務之便營救被俘新四軍、釋放被關押的地方黨幹部三十餘人。

在任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期間，按照潘漢年指示，袁殊在鎮江口岸建立了由江南通往蘇北的中共地下交通線，暗中保護潘漢年等重要幹部和民主人士到達蘇北解放區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香港淪陷後，在港從事抗日文化活動的許多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處境十分危險，中共中央要求將這些愛國人士轉移到香港。袁殊根據潘漢年的指示也參與了這一救援行動。他利用日特方面的關係，派出專人專車公開發香港接出包括陶鑄、蔡楚生、張唯一等在內的共產黨人、進步人士及其家屬，並用大筆錢款為其分作安頓，解決了不少去抗戰後方人士的路費和安頓問題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因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，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抓起來關了一年多，潘漢年特別指示袁殊營救：袁殊找到李士群，「勸說」李開同意了沒有用，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響，不合算，不如放了，鄒韜奮、范長江到上海就醫或工作時，袁殊也暗中加以保護，使其不受迫害。

日本戰敗前夕，袁殊密切觀察日偽動向，提供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，南京、重慶相互爭鬥，日軍即將撤出貴州等情報，並着手清理「岩井公館」所屬的財產，將兩大批皮箱的金條、美鈔、英鎊以及大批房契、地契、銀行單據等（價值幾億元人民幣）轉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袁殊脫掉國民黨中將軍服回到解放區，結束了在敵營十六年的潛伏生涯。

周旋日偽高層獲取重要情報

在上海開「投敵」後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袁殊在潘漢年的策劃下，在「岩井公館」，成立了公開親日機構「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」，袁殊任總幹事，岩井任顧問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、支配的漢奸組織，實際是中共一個新的情報據點，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的二十萬日元軍票中，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。機構的骨幹也都是袁殊安排的中共情報人員，如協助他總攬人事、財務大權的翁從夫，負責同時出版編譯工作的陳逸士、魯鳳、秘書等人員均是中共黨員。同時，袁殊手中還掌握了一部公開電台，由中共情報人員劉人壽具體負責，表面是奉岩井之命抄收重慶中央社與延安新華社的電訊稿，實際是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報並發往延安的重要渠道。而這一切秘密情報據點在袁殊的巧妙周旋下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，其間從未發生任何意外，也沒有任何人暴露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熱熱鬧鬧搞起來後，袁殊立即成為了日偽政府上層的座上賓，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、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彭昭賢、汪偽江蘇省省長高冠吾交往甚密。在你來我往、觥籌交錯中，袁殊旁敲側擊，獲得了大量敵偽情報，均及時上報了潘漢年。如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圖圍剿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黑活動、日本外務省決定回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、少壯派白鳥敏夫等同蘇聯駐日外交人員接換等消息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爭爆發，日軍南下還是北上成為中蘇兩黨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。袁殊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有關美日談判的進展情況、日軍抽調兵力開赴安南、東條英機上談決定南進等動向，及時向潘漢年報告了「日本不會放棄南進」的重要情報，中共中央又將情報告知了蘇聯統帥部。一直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，在有了確定了日軍南進的情報後，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，擊退德軍，扭轉了二戰局勢；為此，蘇聯紅軍特意發電向中共表示感謝。

潘伏敵偽直至抗戰勝利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搞了不到一年，日本政府出於全力支持精衛運動本部的需要，解散了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。袁殊在黨組織的授意下，利用吳井和彭在祖昭的關係轉而加入了汪偽政權，先後出任汪偽國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蘇南清鄉區黨政工作團團長、黨務辦事處主任、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、江蘇省教育廳長、教育學院院長等職，成為名噪一時的「大漢奸」。

這一時期，他擔任高層汪偽政權帶來了更大方便。在汪偽高層汪偽政權提供了日偽的方針大計、偽江蘇省政府人事更迭、蘇南日軍兵部署、「清鄉」行動計劃等重要情報。一次，在得知敵人要對粟裕部隊進行「圍剿」後，他迅即發出情報，粟裕部隊用門板搭在桌椅檯上，連夜跳出離色情報，避開了重大損失。同時，袁殊還利用職務之便營救被俘新四軍、釋放被關押的地方黨幹部三十餘人。

在任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期間，按照潘漢年指示，袁殊在鎮江口岸建立了由江南通往蘇北的中共地下交通線，暗中保護潘漢年等重要幹部和民主人士到達蘇北解放區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香港淪陷後，在港從事抗日文化活動的許多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處境十分危險，中共中央要求將這些愛國人士轉移到香港。袁殊根據潘漢年的指示也參與了這一救援行動。他利用日特方面的關係，派出專人專車公開發香港接出包括陶鑄、蔡楚生、張唯一等在內的共產黨人、進步人士及其家屬，並用大筆錢款為其分作安頓，解決了不少去抗戰後方人士的路費和安頓問題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因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，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抓起來關了一年多，潘漢年特別指示袁殊營救：袁殊找到李士群，「勸說」李開同意了沒有用，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響，不合算，不如放了，鄒韜奮、范長江到上海就醫或工作時，袁殊也暗中加以保護，使其不受迫害。

日本戰敗前夕，袁殊密切觀察日偽動向，提供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，南京、重慶相互爭鬥，日軍即將撤出貴州等情報，並着手清理「岩井公館」所屬的財產，將兩大批皮箱的金條、美鈔、英鎊以及大批房契、地契、銀行單據等（價值幾億元人民幣）轉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袁殊脫掉國民黨中將軍服回到解放區，結束了在敵營十六年的潛伏生涯。

周旋日偽高層獲取重要情報

在上海開「投敵」後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袁殊在潘漢年的策劃下，在「岩井公館」，成立了公開親日機構「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」，袁殊任總幹事，岩井任顧問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、支配的漢奸組織，實際是中共一個新的情報據點，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的二十萬日元軍票中，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。機構的骨幹也都是袁殊安排的中共情報人員，如協助他總攬人事、財務大權的翁從夫，負責同時出版編譯工作的陳逸士、魯鳳、秘書等人員均是中共黨員。同時，袁殊手中還掌握了一部公開電台，由中共情報人員劉人壽具體負責，表面是奉岩井之命抄收重慶中央社與延安新華社的電訊稿，實際是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報並發往延安的重要渠道。而這一切秘密情報據點在袁殊的巧妙周旋下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，其間從未發生任何意外，也沒有任何人暴露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熱熱鬧鬧搞起來後，袁殊立即成為了日偽政府上層的座上賓，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、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彭昭賢、汪偽江蘇省省長高冠吾交往甚密。在你來我往、觥籌交錯中，袁殊旁敲側擊，獲得了大量敵偽情報，均及時上報了潘漢年。如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圖圍剿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黑活動、日本外務省決定回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、少壯派白鳥敏夫等同蘇聯駐日外交人員接換等消息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爭爆發，日軍南下還是北上成為中蘇兩黨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。袁殊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有關美日談判的進展情況、日軍抽調兵力開赴安南、東條英機上談決定南進等動向，及時向潘漢年報告了「日本不會放棄南進」的重要情報，中共中央又將情報告知了蘇聯統帥部。一直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，在有了確定了日軍南進的情報後，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，擊退德軍，扭轉了二戰局勢；為此，蘇聯紅軍特意發電向中共表示感謝。

潘伏敵偽直至抗戰勝利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搞了不到一年，日本政府出於全力支持精衛運動本部的需要，解散了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。袁殊在黨組織的授意下，利用吳井和彭在祖昭的關係轉而加入了汪偽政權，先後出任汪偽國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蘇南清鄉區黨政工作團團長、黨務辦事處主任、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、江蘇省教育廳長、教育學院院長等職，成為名噪一時的「大漢奸」。

這一時期，他擔任高層汪偽政權帶來了更大方便。在汪偽高層汪偽政權提供了日偽的方針大計、偽江蘇省政府人事更迭、蘇南日軍兵部署、「清鄉」行動計劃等重要情報。一次，在得知敵人要對粟裕部隊進行「圍剿」後，他迅即發出情報，粟裕部隊用門板搭在桌椅檯上，連夜跳出離色情報，避開了重大損失。同時，袁殊還利用職務之便營救被俘新四軍、釋放被關押的地方黨幹部三十餘人。

在任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期間，按照潘漢年指示，袁殊在鎮江口岸建立了由江南通往蘇北的中共地下交通線，暗中保護潘漢年等重要幹部和民主人士到達蘇北解放區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香港淪陷後，在港從事抗日文化活動的許多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處境十分危險，中共中央要求將這些愛國人士轉移到香港。袁殊根據潘漢年的指示也參與了這一救援行動。他利用日特方面的關係，派出專人專車公開發香港接出包括陶鑄、蔡楚生、張唯一等在內的共產黨人、進步人士及其家屬，並用大筆錢款為其分作安頓，解決了不少去抗戰後方人士的路費和安頓問題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因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，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抓起來關了一年多，潘漢年特別指示袁殊營救：袁殊找到李士群，「勸說」李開同意了沒有用，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響，不合算，不如放了，鄒韜奮、范長江到上海就醫或工作時，袁殊也暗中加以保護，使其不受迫害。

日本戰敗前夕，袁殊密切觀察日偽動向，提供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，南京、重慶相互爭鬥，日軍即將撤出貴州等情報，並着手清理「岩井公館」所屬的財產，將兩大批皮箱的金條、美鈔、英鎊以及大批房契、地契、銀行單據等（價值幾億元人民幣）轉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袁殊脫掉國民黨中將軍服回到解放區，結束了在敵營十六年的潛伏生涯。

周旋日偽高層獲取重要情報

在上海開「投敵」後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袁殊在潘漢年的策劃下，在「岩井公館」，成立了公開親日機構「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」，袁殊任總幹事，岩井任顧問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、支配的漢奸組織，實際是中共一個新的情報據點，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的二十萬日元軍票中，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。機構的骨幹也都是袁殊安排的中共情報人員，如協助他總攬人事、財務大權的翁從夫，負責同時出版編譯工作的陳逸士、魯鳳、秘書等人員均是中共黨員。同時，袁殊手中還掌握了一部公開電台，由中共情報人員劉人壽具體負責，表面是奉岩井之命抄收重慶中央社與延安新華社的電訊稿，實際是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報並發往延安的重要渠道。而這一切秘密情報據點在袁殊的巧妙周旋下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，其間從未發生任何意外，也沒有任何人暴露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熱熱鬧鬧搞起來後，袁殊立即成為了日偽政府上層的座上賓，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、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彭昭賢、汪偽江蘇省省長高冠吾交往甚密。在你來我往、觥籌交錯中，袁殊旁敲側擊，獲得了大量敵偽情報，均及時上報了潘漢年。如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圖圍剿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黑活動、日本外務省決定回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、少壯派白鳥敏夫等同蘇聯駐日外交人員接換等消息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爭爆發，日軍南下還是北上成為中蘇兩黨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。袁殊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有關美日談判的進展情況、日軍抽調兵力開赴安南、東條英機上談決定南進等動向，及時向潘漢年報告了「日本不會放棄南進」的重要情報，中共中央又將情報告知了蘇聯統帥部。一直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，在有了確定了日軍南進的情報後，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，擊退德軍，扭轉了二戰局勢；為此，蘇聯紅軍特意發電向中共表示感謝。

潘伏敵偽直至抗戰勝利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搞了不到一年，日本政府出於全力支持精衛運動本部的需要，解散了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。袁殊在黨組織的授意下，利用吳井和彭在祖昭的關係轉而加入了汪偽政權，先後出任汪偽國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蘇南清鄉區黨政工作團團長、黨務辦事處主任、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、江蘇省教育廳長、教育學院院長等職，成為名噪一時的「大漢奸」。

這一時期，他擔任高層汪偽政權帶來了更大方便。在汪偽高層汪偽政權提供了日偽的方針大計、偽江蘇省政府人事更迭、蘇南日軍兵部署、「清鄉」行動計劃等重要情報。一次，在得知敵人要對粟裕部隊進行「圍剿」後，他迅即發出情報，粟裕部隊用門板搭在桌椅檯上，連夜跳出離色情報，避開了重大損失。同時，袁殊還利用職務之便營救被俘新四軍、釋放被關押的地方黨幹部三十餘人。

在任鎮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期間，按照潘漢年指示，袁殊在鎮江口岸建立了由江南通往蘇北的中共地下交通線，暗中保護潘漢年等重要幹部和民主人士到達蘇北解放區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香港淪陷後，在港從事抗日文化活動的許多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處境十分危險，中共中央要求將這些愛國人士轉移到香港。袁殊根據潘漢年的指示也參與了這一救援行動。他利用日特方面的關係，派出專人專車公開發香港接出包括陶鑄、蔡楚生、張唯一等在內的共產黨人、進步人士及其家屬，並用大筆錢款為其分作安頓，解決了不少去抗戰後方人士的路費和安頓問題。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因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，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抓起來關了一年多，潘漢年特別指示袁殊營救：袁殊找到李士群，「勸說」李開同意了沒有用，反而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響，不合算，不如放了，鄒韜奮、范長江到上海就醫或工作時，袁殊也暗中加以保護，使其不受迫害。

日本戰敗前夕，袁殊密切觀察日偽動向，提供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，南京、重慶相互爭鬥，日軍即將撤出貴州等情報，並着手清理「岩井公館」所屬的財產，將兩大批皮箱的金條、美鈔、英鎊以及大批房契、地契、銀行單據等（價值幾億元人民幣）轉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袁殊脫掉國民黨中將軍服回到解放區，結束了在敵營十六年的潛伏生涯。

周旋日偽高層獲取重要情報

在上海開「投敵」後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袁殊在潘漢年的策劃下，在「岩井公館」，成立了公開親日機構「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」，袁殊任總幹事，岩井任顧問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、支配的漢奸組織，實際是中共一個新的情報據點，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的二十萬日元軍票中，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。機構的骨幹也都是袁殊安排的中共情報人員，如協助他總攬人事、財務大權的翁從夫，負責同時出版編譯工作的陳逸士、魯鳳、秘書等人員均是中共黨員。同時，袁殊手中還掌握了一部公開電台，由中共情報人員劉人壽具體負責，表面是奉岩井之命抄收重慶中央社與延安新華社的電訊稿，實際是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報並發往延安的重要渠道。而這一切秘密情報據點在袁殊的巧妙周旋下一直堅持到了抗戰勝利，其間從未發生任何意外，也沒有任何人暴露。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熱熱鬧鬧搞起來後，袁殊立即成為了日偽政府上層的座上賓，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、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彭昭賢、汪偽江蘇省省長高冠吾交往甚密。在你來我往、觥籌交錯中，袁殊旁敲側擊，獲得了大量敵偽情報，均及時上報了潘漢年。如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圖圍剿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黑活動、日本外務省決定回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、少壯派白鳥敏夫等同蘇聯駐日外交人員接換等消息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爭爆發，日軍南下還是北上成為中蘇兩黨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。袁殊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有關美日談判的進展情況、日軍抽調兵力開赴安南、東條英機上談決定南進等動向，及時向潘漢年報告了「日本不會放棄南進」的重要情報，中共中央又將情報告知了蘇聯統帥部。一直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，在有了確定了日軍南進的情報後，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，擊退德軍，扭轉了二戰局勢；為此，蘇聯紅軍特意發電向中共表示感謝。

潘伏敵偽直至抗戰勝利

愛的挑戰

域外漫筆

一周前，經過兩次的推遲，奧地利四十三歲的費利克斯·鮑姆加特納終於成功地從太空邊緣跳下，成為實現超音速跳傘的第一人。

這是一次相當大膽和危險的嘗試，鮑姆加特納乘坐一隻特製的五十五米高的氫氣球，升至三十九公里的高空，這是普通民用客機飛行高度的三倍，已到達平流層的邊緣，在這個層面上，空氣密度幾近為零，氣溫零下五十多度。鮑姆加特納走出吊艙的門，灰藍色的地球輪廓盡顯，在他的腳下靜靜地轉動，他站在艙門口，舉手敬了一個禮，說：「我要回家了！」然後縱身躍下……

在毫無空氣阻礙的情況下，鮑姆加特納以自由落體的方式下降了一萬多米，歷時四分多鐘，在這幾分鐘裡，他的速度達到了時速一千三百四十一點九公里，超過了音速，進入對流層之後，因為空氣密度增加，鮑姆加特納下降的速度減慢，他在距地面一千五百米的時候打開降落傘，安全降落。

為了這次跳傘，鮑姆加特納與他的團隊一起試驗和訓練了五年，可儘管如此，誰也無法保證此次

行動的萬無一失，對於鮑姆加特納來說，這是他與生命打的一個賭——任何一個微小的疏忽，譬如他的特製飛行服要是有一個小小的縫隙，就會導致他在下降的過程中血液沸騰而死；如果他陷入旋轉狀態無法控制，就會頸椎斷裂，大腦脫離……

鮑姆加特納原本是直升機駕駛員和定點跳傘運動員，因為數次挑戰極限，被人稱作「無畏的費利克斯」，他曾從台灣101大樓上和里約熱內盧的基督像上跳下，也曾借助一對自製的翅膀，沒有任何機械的驅動成功飛越英吉利海峽。對於類似的極限挑戰行爲，有人認爲那是因爲活得不耐煩了，想尋找刺激；也有人認爲這是商業炒作，還有人認爲，這樣的行爲，看似是在找死，其實卻正是對死亡的宣戰。

至於鮑姆加特納挑戰極限的真實原因和動力，這個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。但是不管怎樣，他的挑戰不是只屬於他一個人的。在屏幕上跟隨着他的氣球上升的那兩個多小時內，我腦子裡想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母親和女友，我無法想像她們這時的心情。

在看到自己最親愛的人離開，可能永遠也回不來了，這時怎樣悲壯的時刻！如果兒子是要上戰場，那麼作為親人往住別無選擇；但是，這裡卻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冒險實驗！至於這個實驗是否會成功



紅草甸 (攝影)

李立民

起落紅塵

西風



台灣作家三毛看破紅塵，先我們而去；大陸青年詩人海子看破紅塵，先我們而去；駱一禾看破了紅塵，先我們而去；海明威看破了紅塵，先我們而去；茨威格看破了紅塵，先我們而去；川端康成看破了紅塵，先我們而去……有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，正是由於他們厭倦了紅塵的生活，才決絕地棄我們而去。如果他們有一顆執著的眷戀紅塵的心，如果他們能夠熱愛自己的生命和有起有落的生活，也許這些人會有勇氣選擇繼續活下去，而不是無奈地選擇逃避。活下去就需要眷戀起起落落的紅塵，並在生的快樂和煩擾中，體驗中生活的萬般滋味和生命的真諦。眷戀紅塵，就是眷戀俗世中所有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人這一生不大可能長久的轟轟烈烈大紅大紫，過鶴立雞群讓人刮目相看的生活。更多時，我們需要低姿態地深入民間，穿行在芸芸眾生之間，體驗並滿足那種樸素的活色生香的生活。這種有滋有味、原生態的生活，正是我們冥冥之中渴望並嚮往的，是澆灌和滋潤我們生命永不枯竭的源泉。只有慢下來，只有安靜下來，我們才能看清自己的方向。意識到這一點，人世間所有的生活都有了鮮亮的色彩，都有了曼妙的詩情畫意，都有了一種無法抗拒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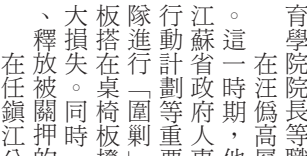
眷戀紅塵，就是眷戀自然的山水，眷戀人世間升騰的煙火。那些綿長而溫暖的人間煙火，在我們必經的地方閃爍着燃燒着，並傳遞着心與心之間那種默契與熨帖。這是多麼美好祥和的人間煙火呀！它們在大地上舞蹈燃燒着跳躍着，並最終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，溫暖和慰藉我們不再孤單的心靈。

紅塵裡有愛，紅塵裡有陽光，紅塵裡有兒女情長，紅塵裡有生離死別，紅塵裡有風霜雨雪，紅塵裡有磕磕絆絆，紅塵裡有紙一樣輕的語言，也有山一樣重的濃濃情意……不論怎樣，我們都要在紅塵裡行走，歌唱和舞蹈，我們就生活在紅塵深處，我們不能也沒有理由拒絕紅塵的擁擠和貼近。

還是勿說看破紅塵的好，還是勿說厭倦紅塵的好，每一雙悲觀厭世、哀哀怨怨的眼睛裡，都因為沒有了紅塵那熱烈的激情的舞姿，而陷入了灰暗和絕望的境地。讓我們發自內心的眷戀紅塵吧。並在盪漾的紅塵深處，活出自己的精彩和堅忍來。

日本外務省的紅色特務

劉勇強



「興亞建國運動」熱熱鬧鬧搞起來後，袁殊立即成為了日偽政府上層的座上賓，與日本駐滬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、汪偽最高軍事顧問彭昭賢、汪偽江蘇省省長高冠吾交往甚密。在你來我往、觥籌交錯中，袁殊旁敲側擊，獲得了大量敵偽情報，均及時上報了潘漢年。如一九三九年英法企圖圍剿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黑活動、日本外務省決定回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、少壯派白鳥敏夫等同蘇聯駐日外交人員接換等消息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爭爆發，日軍南下還是北上成為中蘇兩黨極為關注的焦點問題。袁殊通過各種渠道獲悉了有關美日談判的進展情況、日軍抽調兵力開赴安南、東條英機上談決定南進等動向，及時向潘漢年報告了「日本不會放棄南進」的重要情報，中共中央又將情報告知了蘇聯統帥部。一直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，在有了確定了日軍南進的情報後，這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人的兵力到西線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，擊退德軍，扭轉了二戰局勢；為此，蘇聯紅